晉綏日報

第一一九四號 原名：抗戰日報

創刊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 社址：興縣西山

六分區靜樂縣
杜家村鐵廠啟事
本廠於六月間成立，專造各樣大小鐵鍋及犁、鏵等生鐵器具，歡迎各界駕臨惠顧。

尋人

沙文（王書賓）同志 趙影（浦君）同志

三九年晉東南抗大一別，即無信息，現有要事相商，如有知道者請即來信山東魯南時報社。

黃[illegible]啟

中共方面稱：我軍反擊大同 是為制止蔣軍內戰兇焰

鄭介民正式宣佈要進攻張垣承德延安 證實了內戰已走上更大規模的階段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執行部中共委員葉劍英委員十九日上午接獲國民黨方面鄭介民備忘錄一份，內稱：國民黨軍隊將對張家口、承德及延安採取自由行動，以援助大同方面國民黨軍隊。中共方面稱：自六月下旬以來，蔣軍向各解放區進攻，已侵佔縣城二十七座，重要集鎮一百九十餘處。蔣介石向中共提出讓出蘇皖邊區，讓出膠濟路，讓出承德及承德以南地區，讓出東北大部地區，讓出山東、山西八路軍新四軍從偽軍手中解放的地區等五項要求，又蔣介石「八一五」廣播聲明，又公開堅持這些無理要求。此後，蔣介石之全面內戰的部署更加積極和具體化了。鄭介民備忘錄，正式宣佈要進攻張家口、承德及延安，證實了內戰已走上更大規模的階段，值得全國人民嚴重注意。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北平訊：軍調部執行處國民黨代表傅家駿於十七日下午執行處會議上公開宣稱：「如共軍不解除對大同的威脅，政府軍將進攻張家口和承德。」中共方面稱：蔣介石已將其百分之八十五兵力投入內戰，蔣軍正在各地大舉進攻解放區。據初步統計，侵入晉南之蔣軍八個師正沿同蒲路北犯，已侵佔聞喜、水頭、侯馬等重要城鎮。蘇北蔣軍出動大軍五十餘萬，南由長江由南通至泰興一線，已向北推進百餘里，先後侵佔泰縣、[illegible]、泗縣、五河、天長、如皋、海安等七個縣城。在山東膠濟沿線，十五萬以上蔣軍已侵佔即墨、膠縣、益都、臨淄、淄川、博山、張店、長山、鄒平等九個縣城。在中原，蔣軍二十餘萬攔擊第九小組護送的停戰協議，正在對中原軍與一個戰區中共李先念部的突圍部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自不能束手待斃，因此不得不在蘇北及其他地方實行反擊，以止對上述各地的進攻，並激發所侵佔的地區，重新集結，不能不停止蔣軍內戰的兇燄。如果蔣介石不立即接受和平主張之，如果蔣介石執迷不悟，堅決擴大內戰，則一切後果將由蔣方負責。

人人有地種，大家都翻身！

向無地農民抗屬送地

楊方村 大河堡 新翻身羣衆

團結互助，充分表現了天下農民一家人；反貪污款買牛扣伏荒，生產熱潮為歷史上所未有。

（神池訊）為了「人人有地種」「大家都翻身」，楊方村開展「送地」運動。該村解放後，即發動了減租，三十八戶佃戶在運動中都翻了身，算回了三百餘垧土地，過去沒有寸土的十四戶佃農，都分得了土地，最少的也算回五垧以上，最多的達二十餘垧，在目前的生產條件下，部份農民還耕種不了。但村內還有一些外來貧苦農民，仍缺少土地。農會發動了幫助大家翻身，在各小組中發出了互助號召，說明減租鬥爭能得到勝利，主要是依靠大家的力量，自己翻了身，還要幫助其他窮人翻身，做到人人有地種。經過小組討論後，會員們熱烈響應了「送地」的號召。張林娃說：「農會復開會，我就送了兩垧地，現在我還有幾垧荒地，送給大家種。」張鎖和倆在減租中共算回八垧，四垧好地，四垧壞地，他願意抽出好壞地一半幫助別人翻身。李愛林一次減回了九垧地，抽出五垧地，送給更窮的人。在他們團結互助精神影響下，全村八個會員自動送地六十一垧，由農會調劑給十一個沒地的貧苦農民。其中有二十二垧土地，是近王家溝、大水口兩村，就送給該兩村農會分配給貧苦農民。現該村經過減租和「送地」，不論大戶小家都有了土地，得到了土地的群眾都高興的說：「咱一下有了地，明年好好生產，就不愁窮了」。（靜觀）

（神池訊）寧武縣大河堡新翻身羣衆，送地給抗屬翻身，充分表現了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該村經過減租減息，反奸清算，全村九十戶貧農擺脫了封建剝削，獲得了土地，共算出水旱地四百三十七畝和衣服物件很多。在減租運動中，大家體驗到羣衆團結力量的重要，鬥爭勝利結束後，得到土地的佃戶們會商出水旱地一百三十三畝，送給沒地的貧苦羣衆。李匡小在送給李虎娃五垧地時說：「新政權幫助我翻了身，我也要幫助大家翻身才對」。劉來生說：「天下的窮人是一家人，大河堡的窮人更是一家人，只要大家有辦法了，窮人就不受那個罪了。」他送了三畝水地給馬三保。大家對抗屬生活更關心，張口同學的母親無人[illegible]，大家都給他分了[illegible]，給他分糧食和衣物，[illegible]了三斗蕎麥和[illegible]，對村裏五家[illegible]。

被閻錫山「兵農合一」逼走的「常備兵」，也經當時的區政府與其家庭生活，分給了一石糧。今年在熱烈送地[illegible]後，團結就更緊了，大家要求買牛開扣伏荒來發展生產，檢查出反貪污[illegible]款中拿出錢來買了三十元幾牛，分配給三十戶沒牛的農民開伏荒，每四家合伙一牛，由三人供給草料，一人專[illegible]。現已開始扣荒，每[illegible]，預計一月內即可[illegible]扣四十多垧。在他們熱烈扣荒影響下，以及推動了全村中農以及富農的參加。他們投入了二[illegible]牛，參加了扣伏荒的運動。此外，[illegible]阿閃荒小組，[illegible]有二十一人參加，現在該村的生產熱潮，是[illegible]未見過，[illegible]表家，[illegible]的緣故。（[illegible]）

劉文錦以反訛詐所得 獻糧三石幫助窮人

（嵐縣訊）八區馬[illegible]村農會秀英劉文錦，在舊政權時代受地主剝削自己僅有一點地，經過減租減息後，已大翻身，買進三十五畝土地。今年在反惡霸運動中，他又得到了惡霸李正邦欺騙了他的七大石糧食，劉文錦為了幫助窮人翻身，在反惡霸鬥爭勝利大會上，將三大石糧食獻給貧苦抗屬、農民和復員軍人。他說：「自己翻了身還不算，要幫助大家都翻身！」羣眾聽後拍手叫好。在劉文錦影響下，翻身抗屬高錦玉亦從反惡霸糧食中獻出一石。（勝山、瑞昌、芝金）

文水南區羣眾武裝自衛反擊

以鋤頭鐮刀協助民兵 解決閻頑區公所武裝

繳獲閻頑區長及一治村一村長

（本報訊）八月七日，文水民兵深入城東（[illegible]），村閻頑據點，擊斃敵兵一名。次日閻頑游擊隊在南武鎮村外伏擊，被我抓了四區區公所及其武裝，殿門中，該鎮齊征軍衛上前去，以鋤頭等農具助戰。共繳獲閻西區區長，東西營城「治村」村長，村連長以下七名，俘偽委於南武鎮的「治村」同志會分會指任號員調查明等四人，偽三人，繳步槍一支，手榴彈二十三顆，文件一部，燒下糧食七大車。羣眾於此擊大害後，痛快歡欣，又痛快。文水閻頑積極向外網羅侵佔區發展村特務，搞其欲在我四區石侯鎮，三區信賢村，二區大象鎮、下曲鎮等地紮據點，建立區公所和「治村」「居村」，並配以武裝，進行「游擊戰」。陰謀破壞我秋收，準備秋季攻勢。從太原「民族革命青年幹部訓練學校」調來一批幹部，約有[illegible]。

「指派委員」「淨化幹部」，保證「忠貞組織」之條件及情報之「一貫」，我解放區人民游擊隊，一律逮捕，以待堅決清算之。（森）

（新華社晉察冀前線二十日電）中陽閻軍繼向我解放區石窯（[illegible]）二十日出石樓來增之四十五師[illegible]部[illegible]三發（旅）石樓「守備」隊與「張家居」[illegible]合編）一部，與駐中陽之二營一部共四百餘人，於九日侵入城西二十餘里之孫家山，被我軍於十三日擊潰，我擊斃其一個連、俘三十三人，繳輕機槍三挺，步槍十三支，手槍一支，子彈千餘發，其他軍用品一部。現該敵退守山頭，繼續抓夫修築碉堡，我軍民正圍困中。

中陽郭家山我軍反擊 生俘閻軍三十三名

繳輕機槍三挺、槍十四支

被侵佔區的幹部 要積極組織武裝鬥爭

——文水自衛戰中地方工作經驗——

（本報訊）據粉碎閻頑六七月份夏季的軍事進攻及搶糧抓丁工作中，文水縣地方工作獲得如下重要經驗：（一）對於閻頑佔領或能夠直接控制的村莊（即便是暫時的），區級幹部必須緊密團結村幹部，民兵及不宜存留的群眾，組成工作小組（即武工小組），在其原地區範圍或附近，與敵周旋（[illegible]少數人，大部不要分散到前邊），隨時能夠了解掌握情況，鼓勵與鞏固群眾情緒，展開鬥爭。四區即一典型例子，當閻頑大軍「掃蕩」最緊急之際，該區同志始終未離本區，將據點內及據點外圍村莊的村幹部、民兵帶領起來，組成小組，游擊活動堅持工作，供給他們糧食，解決與照顧其家庭和生產問題。因此廣大羣衆在尖銳的與閻頑對立情緒中，奮起來作堅決的鬥爭，閻頑一切威脅利誘欺騙均無效，閻頑一出動，除閻頑外，各據村莊羣衆都能有組織的轉移掩護。相反，有的區有的同志表現了恐慌，退卻，「鬧情況」，等待主力作戰，沒有抓緊時機組織力量，甚至某村幹部民兵逃出來後，沒有及時的得到區委幫助領導，有又走回去，上了敵人當而被捕了。在這種脫離幹部，脫離羣衆的「政」之下，羣衆蒙受了嚴重的損失。（二）開展游擊運動，消滅「治村」。主動積極的出擊、埋伏、襲擊敵人，對其小股兵力及「治村」等，相機集中力量殲滅之，游擊隊與民兵密切配合。八區民兵協同游擊隊兩[illegible]大部[illegible]據點，解決全部「治村」，[illegible]；又如文水城、開柵[illegible]據點閻頑出外[illegible]抓丁，屢遭痛擊，均證明此路。（三）主動配合軍隊作戰，協助解決糧財給養，[illegible]時給養，及各種勤務工作。區幹部事先要有分工，作戰時，有專人[illegible]同，動員羣衆抬擔架，護送傷病員，作飯，民兵自衛隊押送俘虜，站崗放哨，打掃戰場等等。縣區幹部大部份精力仍須用於戰時羣衆動員工作。（四）[illegible]與反「組織」，要先普遍的羣衆動員宣傳教育，政府佈告下令，對個別[illegible]分子予以勸說警告。鬥爭中，死心塌地，破壞羣衆利益的特務漢奸，經判決後，明白佈告，以安人心。羣衆捕捉者一律交由政府處理，閻頑據點附近村莊，尤應發揮組織羣衆力量，防止少數壞份子可能主持的秘密「應付」。[illegible]工作[illegible]，民兵轉移要迅速，本村前哨要加強，還要放出坐探免遭包圍。要發動羣衆[illegible]、拆車、拆橋、破路，一般號召外，要區戶檢查，切實克服羣衆怕麻煩不[illegible]的情緒。要照顧群眾，教育羣衆互助友愛。（[illegible]）

抗屬慰問團臨縣小組到抗屬地裏檢查代耕

興縣小組所經各村優抗工作改進

（本報訊）抗屬慰問團臨縣小組，連日在臨縣八區各村進行慰問，並偕同區村幹部到地裏檢查代耕工作。在薛家坨台抗屬段成汝地裏檢查時，發現除棉花外，其他秋田只鋤過頭鋤，二畝穀子由八個代耕人分開幾段鋤，旱鋤和晚鋤的相差十來天，二畝黑豆、高粱，雜草遮地，棉花雖鋤過三鋤，但苗沒近處的芯未鋤掉，段成汝家老太太只好自已去鋤。另八畝山地均沒留水道，雨水亂流，沖毀地，沖走苗；地壞沒泊，草更多。山藥鋤了一鋤，苗子缺少，凡黃萎將死。但代耕組長種的山藥，已鋤過第二鋤，地內無草，且留有水道，苗子長的綠油油的。在慰問團親自上地檢查的影響下，八區幹部進行了討論，並於八月八日分別下鄉，協同村幹部慰問抗屬，到地裏檢查代耕工作，教育改造不好的代耕組或代耕人。爲使優抗工作做的好，提出：代耕的人要儘先給抗屬做，區村幹部檢查優抗工作，要到抗屬家和代耕的地裏去檢查。（趙容軒、雷洪）

（本報訊）抗屬慰問團興縣小組，於上月二十八日出發一、四區，經二十多天工作，已於日前返回行署。此行遍歷李家塔上、官莊與遇家溝三個行政村的五十多個自然村，慰問抗屬約二百戶。所經各地考察結果，一般村莊幹部群衆對抗屬都很關心，大部份貧苦抗屬都已得到足夠的土地，有吃有穿，生活改善。雷家溝是個窮村子，抗屬又多，但村主任積極把優抗工作做得很好，他經常到抗屬家裏去訪問，並以身作則，主動幫助解決困難——耕牛幫抗屬耕地、過節殺羊分給抗屬吃；抗屬武小生布織壞了賣不出去，缺莜麥籽沒錢買，他就拿出莜麥籽換壞布。遇家溝抗屬李少奇，從前一家五口生活很困難，一個兒子參軍後，前年政府和群衆幫他買了六垧半坪地、三十垧平地，一條牛，三眼窰，現在一家倒闊得不愁吃穿，老漢還被選爲村主任。這種情形各村很多，但也有些村莊優抗工作做得很不好，宜宜溝抗屬屈四子去年吃糧困難，村主任張世還不但不幫助解決，還向屈四子催要公糧，逼着把六隻羊賣給他，上級叫給貧苦抗屬借糧，但他發一次糧就把抗屬訓斥一頓，某抗屬殺豬賣，一次自已吃了些豬肉被他看見，說：「窮人還能吃豬肉？」以後就不發給了。這種例子各村也不少，致使部份抗屬受到困難，慰問團當即設法解決，並教育幹部檢討改正。飲馬會抗屬范恩財家，地夠種但口糧困難，這次幫助了一百三十斤小米，孫家崖抗屬馬盼德家裏冬衣困難，幫了二斤棉花由她女子紡綫換布，解決冬衣可不成問題。有的抗屬要鬧離婚，或婆媳不和的，也都說服、調解了。許多村幹部都在抗屬座談會上，誠懇檢討了優抗工作缺點，遇家溝村主任和農會幹事，反省過去只顧自已有地種，沒有先幫助抗屬解決土地問題，優抗只限於臨時救濟；崔家上村主任還世當反省過去的認識：「當兵的有理了，年年待慣了」，對優抗不認眞，現在認識到應當糾正。優抗工作的改進，抗屬都很滿意，王家莊的劉悉子並提議：終身的抗屬，自已要努力生產，不能單依靠公家。（李超、法寧、祖漢、炳林）

抗屬劉利洪寫信給兒子

「打垮反動派咱們再團圓」

（本報訊）興縣四區官莊村抗屬劉利洪，三子任區公所助理員，在反「掃蕩」中英勇犧牲，二子參加八路軍，家中生產有些困難，因此在停戰命令頒佈後，一心想叫他二兒復員回家幫助生產。月初，慰問團到了官莊，幫助他解決了生活上的困難。抗屬座談會上，慰問團同志解釋目前時局，老漢聽到蔣介石堅決要打內戰，到處進攻八路軍和解放區，非常生氣。他在座談會上對大家說：「叫我兒再當十年八路軍，消滅了反動派再團圓。」他並寫信勉勵他兒子說：「反動派還在打內戰，你在前方要好好打仗，多消滅他們幾個，要是不好好打，就會被那些龜孫子們把咱解放區糟蹋了。咱家裏一切都不困難，政府和村裏人時常幫助咱，你再當幾年八路軍，把反動派打垮，咱們再團圓。」他的榜樣深深教育了所有到會的抗屬。當時村幹部也在檢討優抗工作，發現對他三兒的犧牲處理得有些不合適的地方，村代表孫立，自動到劉利洪家裏去賠不是，感動得劉利洪也檢討自已說：「我也有不對，我不該因此不滿村幹部，再說村幹部平素對咱照顧不錯，這幾年幫助咱買了十九垧地，日子過的還可以了，咱勞動力困難，村裏人常給咱幫助。」經過互相檢討，他對村幹部的意見消除了，互相關係融洽起來。（李超）

興縣劉縣長覆函戰士白應軍

你家秋田保證幫助收好

你的未婚妻決不會改嫁

（本報訊）野戰軍戰士白應軍，寄信興縣劉縣長，感謝政府工作人員對他家庭的幫助，同時提出兩點要求：一、家裏勞動力困難，父親六十八歲，再沒有別人勞動，希望政府幫助解決。二、未婚妻今年十八九歲，岳父家催着要結婚，他現在不能回來，要求政府保證她不得退婚改嫁。劉縣長接信後立即派民政科劉科長隨慰問團下鄉調查處理，結果回信如下：「白應軍同志：你給政府的信收到了，所提問題答覆如下：一、你家中勞動力困難，這次縣府派幹部配合慰問團到你家，由群衆討論好給你家幫助十八個工，鋤地收秋，你家鋤草欠下人家的工，已由村中借給三斗小米還清，村裏討論好以後一定要在人力上幫助你家，詳情請看你的家信。二、你的未婚妻你丈人家照顧得很好，本人生產也很積極，跟上你丈人鋤草，又學會了耕地，村裏人都說她是好女子、好勞動，並沒有提出要改嫁，關於這一問題，政府絕對保證不會改嫁，如婚姻家有困難，我們定給解決，希你安心工作。此致親切的慰問禮！縣長劉歡瑞　八月十八日」

全村婦女、民兵給受傷民兵務營生

（河曲訊）一區民兵班長趙三仁，因阻擊對岸朱五華匪軍偷渡，誤傷手臂，不能生產。中隊長安慰他好好養傷，排長齒四開說：「他受傷是爲了保護大家，他家裏的生產，一定要好好給務營。」全村民兵一致贊同，按時幫他家將地全部鋤過，婦女們也幫助他把棉花打卡過了，零碎營生也有人照顧。現在三仁的傷勢稍好，就連忙找中隊長：「大家這樣幫助我，眞是對不起，我好些了，不能做別的就放哨嘛吧，狗日的特務土匪再敢過來刁鑽，咱頂上命也把它打回去！」（馬駿良）

民主政府領導下文水消除水災蝗災

現在最大的災害是閻軍暴行

（本報訊）今春，經我民主政府領導，擴大群衆努力，文水縣水、蝗兩大天災已不復成患。由北向南長達三十餘里直貫文水境內之文峪河沿岸，歷年以來連遭水災，民謠說：「好活了文水一縣人，苦了武午宜晃村。」該兩村地處縣境北端，邊山腳下，地低河高，受災嚴重，由此向南的大城南、橋頭、南武渡、南北武渡、南張家莊、鄭家莊、蘇家堡等十餘村莊均爲災區，人民農作受盡損害。經過今春疏濬河身，改直河道，伏天數次山洪，均未決堤沖口，秋天也不致出險。累年遭淹的兩萬六千餘畝土地，均已變成良田，密茂秋禾格外茁壯。

與此同時，縣境正南、西南，去年曾遭幾十年未有過的蝗災，孝義鎭、馬村、馬西帶，高粱穀子被咬成光桿，只有三分收成；而今，蝗虫絕跡，田禾茂盛，豐收有望。馬村群衆這樣說：「蝗虫還是要靠人打滅；許願唱戲、燒香磕頭，費了錢還頂不了事。」又說：「共產黨八路軍一來，我們老百姓就有了福氣了。」但是，當他們歡樂的時候，卻想起了另一個人災的苦難——閻錫山的暴政和軍事侵襲。廣大人民正以急切的心情盼望八路軍解救他們。（森）

保德沿河受災群衆

得到救濟搞副業生產

（保德訊）四區沿河受災群衆，收到縣府十石救濟糧、四十石貸糧後，積極恢復生產。該區幹部親自下鄉調查，慰問受災群衆，發放貸糧，計有三百三十七戶抗屬和貧苦農民獲有貸糧救濟，普遍解決了夏鋤的口糧問題。各村接到貸款後，即時組織生產，神山村的二十戶人家，[illegible]……（楊林、張連國、崔敏）

簡訊

△據統計，臨縣四區九個行政村，四百六十八戶農民，在夏季中得到租和反貪污九百七十多石、細糧、農幣七百一十餘萬元，棉花七百四十斤，農民買地與回贖土地共三千零三十五畝。

新堡怎樣轉變了

幹部脫離群衆現象

紀希晨、周恭

寧武二區新堡是工作開闢最早的老解放區，遠在新政權正式建立前，我黨即在群衆中進行工作。數年來，該村於尖銳對敵鬥爭中，始終表現英勇堅毅，在張初元同志領導下，創造出全邊區勞武結合的光輝楷模。經過減租、清算、贖地等七次規模較大的鬥爭，勞動群衆差不多已翻了身。原爲十一家大小地主佔有的一千多垧土地，經過翻身「買地運動」，亦大部轉入六十餘戶農民手中。生產有很大發展，本村荒地全部開完，連石譜也變成良田，戶口由戰前一百二十六戶增至一百四十五戶，除經營農業外，大部份尚依靠煤工、運輸、小商及其他手工爲生。再加該村一貫又是「實驗村」，縣府、專署工作「蹲點」，有四五個工作團曾在該村工作過，因之，工作基礎强，群衆覺悟程度高，湧現與培養了大批幹部英雄和模範（單增樂地方行政村長以上幹部即有十五人）。可是，在這樣一個村子裏，在幾年時期內也竟發生了幹部脫離群衆的嚴重現象。

新堡雖經過幾次群衆鬥爭，但因發動中政策思想不明確，缺乏深入的翻身教育，鬥爭並不激烈深入。幾次鬥爭，不是自下而上的發動了群衆減租清算，而是自上而下的做工作，減租雖使部份佃農因「保障佃權」而得到些土地，可是一般農民則根本沒得到土地，加以買地又是誰有錢誰買地，最貧苦農民因沒錢便買不到土地。因此翻身，新堡群衆經過鬥爭，可是一百四十五戶中，得有土地的僅佔一半，而另外七十多家仍處在無土地狀態。甚至於處理鬥爭果實時，存有自私自利毛病的村幹部，濫用幹部的有利條件，去佔群衆便宜，甚至發生貪污腐化，直接違反群衆利益。也是土地問題未能很好解決的直接而重要的原因之一。

最嚴重的是在買地運動中，幾乎個個村幹部都濫用權力，比群衆多買了地，且多是近地好坪地，而群衆則是壞地，甚至根本買不到土地。地主在這中間，爲挑撥新幹部與群衆團結，故意專把地賣給幹部，而不賣給群衆，引起群衆極大不滿。如四三年村農會秘書周計年，一年就買好坪地八垧。他的買地方式是這樣的：地主周林如欠下公糧，他一面鼓勵閭長去叫周限期交公糧，一面暗中告訴周：「只要你把地賣給我，公糧可緩交。」在如此「逼迫」下，本值二十元白洋的土地，六元便賣給了他。地主王希賢爲拉攏周計年相讓自已緩交公糧，還悄悄地把一塊爛子送給他。地主王希賢有一座油房，村內群衆商議集股買下大家用，結果他知道了，又叫「快交公糧」逼王一百五十元賣給他，但沒隔幾天他又用二百元高價轉賣給別人。在幹部此種與民爭利影響下，產生如下惡果：

（一）幹部之間因相互爭着向地主買好地近地，於是個別幹部便拉攏遷就地主，失去立場；並相互鬧意見，如勞英郭銀柱買了八垧地，別的幹部嫉妒，便開會批評，硬叫退出兩垧轉賣給別人。

（二）群衆沒得到土地，即使買也買不到，幹部脫離群衆。傭工周順圪蛋要下錢，去尋幹部幫他買地，幹部說：「我們還買不下呢哩！」周順圪蛋無法，只好託情直接去向某地主買，結果碰了釘子，地主說：「不賣給窮攬工的！」幹部不準不服安，反批評他，向地主托情「失立場」，氣得周順圪蛋躺在炕上說：「翻身了？翻毬吧！身都叫幹部翻去啦！」群衆普遍看不起幹部，幹部威信掃地。

（三）村與村間糾紛：新堡地主低價買地消息傳至舊堡，舊堡群衆便拿款到新堡買地，新堡幹部不讓，舊堡責斥新堡「太本位」，村與村間自此埋下不和。到去年，舊堡一女人在新堡村長主持說合下，叫新堡民兵郭四龍娶走，舊堡幹部群衆發覺，藉口不經「系統」。發洩憤激，集合起三十餘人拿着棒子到新堡把郭四龍和女人打了一頓，並喊：「村長來了也要打！」四四年兩個村子還因砍木料做工事，鬧下很大意見。

「佔便宜」現象的繼續發展，產生幹部貪污腐化，如農會主任周計年貪污群衆貸糧二百斤，春耕貸糧每一人便貸四石，個人不好好勞動，並抽上洋煙。閭長周根羊借催徵公糧機會「黑吃」公糧八百斤。幹部家庭生活普遍比群衆好，貧苦群衆反映說：「幹部家吃的窩窩莜麵，咱連糊糊也喝不上！」中農利益受侵害，四四年公糧負担「兩頭輕，中間重。」中農周復榮因擔不起公糧，賣了十垧地，王六金子還賣了驢。

該村各種工作，在當時受領導挑剔直接領導幫助，比一般村子較好，有「模範村」之稱，而村幹部周計年等也便常以「模範」自居，擺老資格，動不動便說：「咱是七八年的幹部啊！」自高自大，甚至連區幹部都不放在眼裏，障礙了進步。

上述現象被發現後，縣區領導上即予糾正，先是和犯錯誤最嚴重的周計年等進行個別談話，按法令給周根羊以處罰。繼之在農會中自下而上發動討論批評，並召開群衆大會進行教育揭發，群衆自動起來將周計年、趙寶太（農幹）、潘仁英（主任）等改選掉，又以「誰能爲我們辦事」爲中心展開討論，於是新幹部郭銀珠、附成林等在群衆選擇下湧現了出來。（未完待續）

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動員起來支援前線

察哈爾各界響應解放日報社論

（新華社張家口二十一日電）延安解放日報十六日號召「全邊區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社論，已在此間得到行動的響應。張市總工會主任曾明堅發表談話語記者：爲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張市二萬餘工人如火如荼的節約增產支援前線的運動，現已廣泛開展，各廠各行業工人自動要求獻工獻金，慰勞前方浴血作戰的八路軍指戰員，總工會已收到十六個工廠及六區挑水工人、二區店員等獻金五千六百四十餘萬元。宣化新華機器廠工人王振楠創造了三十六小時完成五十二小時生產任務的輝煌成績，建濕冶鍊工廠工人每日務加工二小時，王鳳山、封廣衡等工友均在一點鐘加工時間內作了五小時的工作。對社論中「十分注意發揚民力十分注意節約」的號召，已引起邊區行政委員會全體幹部的重視，一致決議每日每人節省小米一兩援助前線，並從各方面節約，減少財政開支。文書股計劃將積存的廢紙使用三個多月，可節省一百萬元。財政處決定半年內不領紙張文具，並立即在各部門中開展清理物資運動。張市參議員名醫洪子良先生已向政府建議，願自動爲擔架隊訓練救護人才。宣化市內各公私醫院已準備好首批五百餘床位，專爲自衛戰爭服務。張市教育界參議員傅子謙先生亦建議當前張市中小學應適當增加反法西斯教育，提高學生和羣衆對自衛戰爭的認識，並配合進行後方各種戰時服務。察哈爾省各界已聯合成立自衛戰爭動員委員會，決定進行全省深入的自衛戰爭動員，加強防奸防盜工作，鞏固後方治安，勵行節約，消滅一切浪費鋪張現象，全力支援前線。宣化各街市一千餘市民已組織起治安糾察大隊，協助軍警防盜防奸。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號召
粉碎蔣介石進攻　爭取愛國戰爭勝利

（新華社邯鄲二十一日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頃發表粉碎蔣介石進攻爭取愛國戰爭勝利的號召。該號召指出蔣介石反動派的軍隊已侵入晉冀魯豫邊區，冀南、豫北、豫東正遭受蹂躪踐踏。爲了保衛我國的獨立和平與民主，爲了保衛民主自由的解放區，必須堅決自衛，粉碎反動派的進攻。該號召向全邊區軍民提出下列緊急任務：（1）全邊區子弟兵發揚八年抗戰和上黨平漢自衛戰役的光榮傳統，勇敢作戰，堅決殲滅進犯者，並在戰鬥中吸收新的戰鬥經驗，提高自己。（2）一切地方武裝及民兵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殺傷侵犯者，在蔣軍侵佔區後方保護民主政權和羣衆利益，最後奪回一切失地。（3）加強後方工作，全力支持前綫。號召青壯年踴躍參加自衛戰；軍需人員、後勤人員、醫護士們加緊工作，民兵自衛隊及參戰羣衆加緊抬架運輸，保證前方不斷的供應。（4）擴大愛國統一戰綫，開展高樹勳運動，號召一切愛國的國民黨軍官兵實行反內戰反賣國運動。（5）實現政協關於「耕者有其田」的決議，開闢發展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貫徹羣衆翻身運動，組織農業生產及準備明年春季的大生產運動。（6）努力生產節約，一切從長期打算，克

[illegible]人力物力的源泉，發展農、工、礦、鹽、運輸等業，顧全民生，增加社會財富，保障軍需民食以支持長期戰爭。

晉冀魯豫全邊區人民在「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號召下，現已緊急動員起來。邊區直屬各機關幹部千五百人於十七日下午在邊府大禮堂舉行愛國戰爭動員大會，會上，戎伍勝副主席號召全邊區三千萬人民要團結得像一個和諧的家庭，全力支援前綫，並把這種愛國統一戰綫擴大到國民黨統治區與國民黨軍將士中去。現太岳晉南已有四萬民兵奔走前綫參戰，冀魯豫區范縣四百五十二個村舉行了六萬人的反內戰大會，太行全區正廣泛深入的檢查戰爭動員工作，準備迎擊反動派的進攻。

冀魯豫、太行
三萬青壯丁自動參戰

（新華社邯鄲二十一日電）旬日來冀魯豫、太行兩地區有三萬二千青壯年自動報名，奔赴前綫，參加自衛戰。鄆城自舉行反內戰大會後，羣衆即自動掀起參加自衛戰的熱潮，僅一莊一村即有十一名民兵模範隊員報名參軍。魚台縣[illegible]區聽到蔣軍進犯的消息後，半天內即有十[illegible]個青年參軍，十三個戰士隊，全區三千羣衆結隊歡送新戰士，卜家原的父親送他兒子上前綫時說：「自從共產黨來了，咱們才翻身，蔣介石又想來打咱，死也得和他拚。」青年婦女魏玉運說：「要是政府有號召，我也要參加上前綫。」李家村周老先生自蔣軍開始進攻豫東區，第一天就送他大兒子參加了名九團。臨海戰役勝利消息傳來後，又送他二兒去參加主力軍。楊節近送他兒子參軍時說：「不打垮反動派不要回家。」內鄉共產黨員李黑小、尹仁小二人首先報名，率領二百八十人參加了子弟兵。長治縣兩天內即有四百餘人報名奔赴前綫。

南泉起義之蔣軍
倍受我方熱烈慰問

（新華社[illegible]二十一日電）在南泉反內戰起義之國民黨交通警察第十五總隊第一大隊，於十二日到達解放軍區駐地後，備受熱烈歡迎與慰問。各界代表相繼攜款一百萬元慰勞，[illegible]專員王一倫老先生亦冒雨趕往，十六日下午七時軍區又特設宴招待全體官兵。軍區後勤部趕製之軍衣及鞋襪毛巾肥皂牙刷等，連同慰問金，亦分別發下。該隊官兵在感受熱烈的歡迎後，精神更爲振奮。

豫北與同蒲南段
十萬民兵配合我軍作戰

（新華社陽城二十一日電）太岳[illegible]餘萬民兵配合八路軍在同蒲南綫及豫北英勇作戰。陽城民兵野戰隊[illegible]轉戰於浚縣蔣軍強固據點冶戍鎮西北十里地區，四日深夜，與[illegible]完成奪取興村[illegible]任務。[illegible]手榴彈的爆炸聲，[illegible]，以手榴彈[illegible]，完成[illegible]任務。陽城七個[illegible]十三日，配合八路軍於粉碎圍攻六十九師大包圍作戰中，當地民兵奮勇參戰，[illegible]、攻馬寨等村民兵於一次戰鬥中，繳獲八二式迫擊砲一門、輕機槍六挺、步槍十四支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洪趙戰鬥中，有十二萬人民協助八路軍作戰，當第一隊砲彈後，兩縣羣衆即組織之百付担架紛紛趕到運送站集合。封里村勞動英雄李子貴率領全村羣衆，於一天一夜作起跳板十二個。[illegible]縣員李克良率領擔[illegible]，生與不校第一高小，[illegible]一擔架隊，常駐[illegible]院服務。洪洞縣許多老年人與奮的趕着大車往[illegible]，運送彈藥供應八路軍。[illegible]當時有消息傳出後，軍所[illegible]消息傳出後[illegible]。

海安以東我軍反擊戰中
斃傷俘蔣軍八千餘人
繳各種砲九十六門、機槍三百五十挺

（新華社蘇中前綫二十日電）本月十日午夜十時起至十一日下午六時止的十八小時內，新四軍某部在海安以東殲滅反擊進犯之國民黨軍，收復李堡、上塲等集鎮十餘處，殲滅共二十一師（二十一軍改稱）新七旅（新七師改編）全部及四十九師（四十九軍改稱）一零五旅（一零五師改編）大部（缺一個團）。戰役中所獲戰果如下：計斃傷國民黨軍新七旅二十一團團長盧萬里以下三千餘人，新七旅副旅長（前副師長）兩名（一零五旅旅長金蓝[illegible]（原一零五師參謀長），近謂任此職）以下官兵九千一百餘人放下武器。總獲各種砲共九十六門（內有美造六公分迫擊砲三十門）、輕機槍三百五十挺（內有美製衝鋒槍六十四挺），湯姆式卡賓式一挺子彈等十一個、各種彈藥三十餘萬發，其他軍用品甚多。以上統計，地方武裝戰果不包括在內。按一零五旅前身爲張學良將軍衛隊，後被蔣介石編入四十九軍，新七旅川軍，均係被作爲蔣已嫡系部隊驅赴內戰前綫者。

南口蔣軍擅調冀中
軍調部同意予以斥責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北平訊：蔣軍駐長辛店之十八軍十四師及駐南口之二十一師，曾於六月初擅自調動，並有一部參加進攻冀中解放區永定河北之廟各莊東安次地區。八日，執行部聯合參謀會議上三方一致同意此事係違犯和平協定四號命令，須對該兩師所有負責人予以正式斥責。

山東我軍恢復廣饒
臨城附近我活捉蔣軍二百餘

（新華社惠民二十日電）山東渤海八路軍在廣大民兵配合下，連續反擊侵佔廣饒城之蔣軍第八軍，主力一部已於十三日將該城恢復，蔣軍分路向南逃竄。廣饒城係於去年八月二十三日爲八路軍由敵僞手中所解放，本月十日遭蔣軍竄陷，蔣軍入城後即大肆搶劫，三日內搜括羣衆財物一百汽車及五百大車，運往臨淄，在抗戰中遭敵毀壞未恢復之城內居民，遭此浩劫，今後生活益困難，民主政府正籌賑救濟。

又津浦路孤立據點臨城蔣僞軍千餘人，七日由城內出犯，侵佔城東北四里之東莊、北宜地、以及城北之西山橋等地，八路軍在民兵配合下，予以反擊，西山橋一戰，生擒蔣軍二百餘人，斃傷蔣軍數十，繳獲[illegible]三門，步槍百餘支。十日，臨城六區民兵十餘人夜襲入臨城城站附近，收復一部地區，當時擊斃蔣軍一名，士兵數名，有連長一名。另悉臨城蔣軍奉兗州之命，文化部於八日率衆二千餘進犯鄒縣邊境，被民兵二百餘人以麻雀戰術擊退。

美記者報導：
華北美軍無意撤退
他們厭惡蔣政府而同情中共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塔斯社紐約二十日電：紐約時報駐天津記者在北寧鐵路一段綫上[illegible]遊歷三日，深信美國海軍陸戰隊自高級軍官至下層士兵，都同樣願意自中國撤退，而不了解他們爲什麼留在中國。雖然陸戰隊仍在有效的執行勤務，但現有的陸戰隊員都表示厭惡蔣介石政府而同情中共。陸戰隊員並非共產黨員，但他們認爲任何改變都可以比現在中國的情勢更好，而且相信中共參加政府，可以刺激工業之恢復，免除內戰的危險。北平訊消息：據美國新聞處消息：美國駐華軍人之第一批家屬將於九月十九日抵大沽口，下月抵北平。駐軍之家屬「[illegible]」。家屬與[illegible]加緊[illegible]，北平現有美軍人員三千，[illegible]自一萬人，已[illegible]之一住屋[illegible]能[illegible]一部。

塔斯社闢謠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塔斯社命宣稱：八月十四日上海中報紀載大美晚報載北平來訊，說中共與蘇聯外蒙已締結軍事同盟一節，純係惡意的造謠。

民族工業家張絅伯說：
企圖消滅中共　只是好戰派的夢想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上海訊：上海人民代表、中國和平實業公司董事長、中興銀行董事長張絅伯，在八月一日文匯報發表論文「國民黨當局依靠外國軍火維持其『正義』，企圖於八個月內消滅中共，只是好戰分子的夢想。」張氏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到人民不怕死，不再觀望，即川頭子作繭自縛人，自己落得飲食的時候，可怒日。」張氏說：國民黨當局民爲擴張內戰的作用，明以糧食而歸，使得人人切齒，加以摧殘民列物瞭，殺民主戰士，已經到了貪污便能混亂黑暗，上無法挽回，下無法守」的地步。

我軍已站在開封城頭了
剛吹起衝鋒號十分鐘
——解放開封戰鬥記實——

（新華社隴海前綫十八日電）本社前綫記者報導我軍英勇光復開封的經過稱：担任向進犯軍自衛反擊的是某部二連，剛吹起衝鋒號十分鐘，二連就已經站在開封城頭上了。第一個登城的是五班戰士崔桂珍同志，當他的戰鬥英姿出現在開封城頭時，爆炸成一片的機槍和手榴彈的聲音，正有力的爲這個英雄的出現而歡呼。二連雖是在去年新成立的新兵連，但戰士們都是自動加入部隊的，他們痛恨蔣介石的內戰罪行，因而戰鬥力很強，他們只用了五分鐘就衝到城上了。在衝鋒中，該連連長和政指雖先後負傷，但他們始終率領弟兄們衝鋒，而且跑在最前面，他們只有一個決心，就是迅速的消滅進犯者，受傷的連長指導員仍不停休的指揮着部隊繼續戰鬥。經過我軍的英勇進擊，開封城裏的國民黨軍都先後繳械了，只有一些殘部和坦克車連隊共三百餘人仍憑其新式武器向我猛攻，我軍衝鋒上去，至六時，全部頑抗蔣軍都繳械的躺在地上了。這個戰車隊原爲蔣軍駐鄭州綏署所轄第四綏區坦克中隊，共有坦克七輛、汽車四十輛，每輛坦克裝平射砲一門、輕機槍二挺，在四十天以前，即開來開封，配合步兵向解放區進攻，但現在這些坦克卻成爲曾經被它們射擊的人所擁有而作爲向進犯者反擊的武器。

副刊

再生
——三交織布合作社訪問記——

煥文

當我們進合作社門口的時候，呈現在面前的，這一幅緊張的工作的景象，男人們作兩面的一樣窯洞裏，緊張的勞動着，據說北面窯裏是年青的婦女們作紡花織布，她們紡織操作相互的傳授着，使人難以相信這些人在不久之前還是三交市上完全在生產之外流浪着的「人」們。

主辦合作社的老高，原先担任市抗聯主任，合作社成立後，領導上重視這個工作，專門抽出他來領導，老高告訴我他們改造合作社的經過情形：

抗日戰爭中閻錫山統治，後來日本人又來了二年，不僅給三交製造下貧困和死亡，也給製造下大批的無業游民。在三交市三千來人口中，即有二百來個二流子。新政權建立後，大部經過政府的說服規勸和物質上的幫助，參加了生產。留下一部份難改造的，即分批的送來合作社。他們以三十來萬的反貪污款作資本，買下了織布機、紡花車、棉花、麥子、和一些零用的工具。有了人又有了工具和原料，合作社就開辦起來了。用了公家的資本隔生產，所有勞動的收益都歸自己，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還分到紅利作零用的開支。為了使這些失迷方向的「人」們自覺的認清前進的道路，合作社裏並不是進行[illegible]勞動，在老高的領導下，有事開會檢查，進行教育，使[illegible]自覺下進行[illegible]。他們沒有規定一定的作息時間，但通常是在上午作半天工，下午再勞作一陣後，開小組會，在會上不[illegible]，就是作思想檢討和自我批評，舊社會怎樣把他們陷入泥坑裏，怎樣把他們從泥坑裏拉出來。老高對我說：「我和他們共同生活幾個月，使我過去的看法改變了，這些人並不是天生的，他們是被舊社會[illegible]是不對的，主要的是社會的罪惡啊！當他們在流浪的時候，作些反省的時候，使我[illegible]非常難過……」老高以極大的同情心來幫助改造他們，使他們新生命迅速成長，經過艱苦的兩個多月的教育後，已有五個男的三個女的離開合作社轉入另外的職業。現在在合作社的六個女的，五個男的改造步也很快。

樊鳳觀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婦女，但已往的不幸遭遇，毀害了她的青春，她會說的對我說：「我沒有前見過公家人，先前我過的不是人的生活，新政府把我改造成人，是我至死也忘記不了的。」她十五歲上就把她以一百塊白洋賣給李家作媳婦。娘家的日子不好，婆家也是個作家，作到滿頭，吃到饅頭，婆婆脾氣不好，常常因一點小事罵，要兒子和媳婦身上去出氣。[illegible]的家庭環境[illegible]，她們不准吃飽飯，一次，因偷偷在碗裏[illegible]，給他[illegible]，把她[illegible]打倒在地上，[illegible]了兩三個月才能起來。說到這裏，辛酸塞住了喉嚨，她幾乎說不下去了。

四、年日本人佔了三交，偽軍一個班長叫余德[illegible]出了二百塊白洋給她家，把她霸佔了。從此一個[illegible]，過着一個骯髒的[illegible]，把她的[illegible]人[illegible]的生命是全部排擠逐了，她變成了野獸們的發洩的工具。後人從三交撤退，又將她帶往大武，腐化的生活雖然使她的精神近乎麻木了，但日本人垮台的消息她還看得見的，她曾想前面已經沒路子可走了，在一個夜裏乘機偷出據點的時候，她偷偷跳城牆逃了出來，經過民兵的保護把她送回了三交，住在娘家。

幾年的癱瘓生活消蝕了她，使她不願再勞動，而安於寄生生活。合作社成立後，把她吸收進來，剛來時思想上抗拒的很厲害，她常嚷着：「我死了也不給你們紡花織布，看你們把我怎的個，新政權不准打罵人，我怕什麼的。」開始她選入合作社也確是調皮的很，老高認為是難改造的一個。但經過兩個月的時間，老高耐心的進行教育、開會，又遊行反省批評，關於一開導改造的丁，她不僅學會紡線，又學會了快樂織布，不久前當選為合作社的生產模範，分到六千多元的紅利，是合作社分紅利最多的一個。老高說她已經轉變了，允許她離開合作社去自己生產，但她卻說：「要我到什麼地方去呀！那裏也不如合作社好，有吃有穿有作的。……」老高告訴我說：她要求公家給她介紹個愛人，條件一定要好受苦人，他們正給她物色個對象哩。

崔章林是個五十來歲的老漢，早年裏是個開賭場的，後來又當了「牙行」，鬼混過很多人，什麼「打比牛」「兩開眼」都是他拿人的辦法，除了滿足自己寄生的生活，怎樣弄得錢就怎樣幹。但終於滿成沒辦法，把老婆也賣掉了。自日本人佔了三交，他又在「活閻王」「黑鬼堂」開的三百來人的大賭場，他作了一雇，生活即武裝長期腐化起來。解放後，好政權禁止嗜賭的，但他保留公開的秘密的生活要維持幾日的生活。合作社成立後，他也被送來改造。現在他們懷念起悲慘變的開說：「老實說，我剛來的時候是很怕的，心想一定要受到優待，來後却和我想的完全兩樣，見我年歲大了，要我少推磨，主要的是作飯。」三個月他也分到紅利六千五百餘元。在合作社的教育下思想上大大進步了，他對別人說：「活了五十來二十年，我老還變成好人了！老婆也不會賣掉的。」老高認為他的思想也到頭了，允許他爹回合作社，但他也和婆婆頭一樣不願意出去了，他說：「合作社就是我的家，我比作什麼地方都好。」

樊寶兒是個洋烟鬼，來合作社十來天就逃了，現在在家裏參加了生產，也是老高下手將他改造過來的。早年裏父親就是個吃洋烟的，老子蹲在炕上，叫兒子給燒烟，烟癮染在寶兒身上，父親死後沒留下別的遺產給他，他只遺套摧殘生命的工具全盤的接收過來，從此以後，他變成了個「活死人」。談到這裏，他傷心想到舊社會的傷害來，他講：「舊社會要禁烟，把我抓到禁局禁烟所裏，那是真的禁烟啊！是他們想發財，當時外面大烟二毛錢一片，在裏面官賣到一毛五，我的烟癮沒退了，卻更厲害起來。」日本人佔了三交，遍地種大烟，官買官賣，鴉片普遍嚴密，地同地方都抽光了，新政權建立後，很多人都禁絕了，但他還得悄悄的偷偷的弄到烟抽。翻身合作社成立後也將他送了進來，老高像父兄一樣的照顧着他，鬧的上吐下瀉，死去活來，老高身上把活滿屎尿，但終於把他人救下來，到七八天之後烟癮退了，十來天即離開合作社。借給他幣、糧食，紡布紡線子，公家先給垢上小米，使他變成了個好的勞動者。其他人不再必一個一個的寫下去了。由此使我想到翻身會給人們帶來了多少恩惠，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現在新政權又將這些人從泥坑裏救拔出來，洗掉了身上的泥垢，改造了他們的靈魂，變成了好人，這使每個被改造過來的人們，對共產黨新政權的恩惠又怎麼會忘呢了。

我們一定要勝利
（「再生」讀後）

殷白

改造二流子，在解放區早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在我們自己看來似乎是很平常的事了。

但是讀「再生」這篇通訊，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感想。因為它使我們看得更清楚：在這個翻身合作社裏「再生」的人們，昨天還是在另一個暗無天日的社會裏過着流浪、寄生、墮落、麻木的生活。這另一個社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汪精衛、蔣介石、閻錫山們的社會，就是外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封建法西斯的社會。這個社會今天還繼續在摧毀鄉裏的人們的生存，蹂躪他們的靈魂，以至消蝕了他們作為「人」的勞動的本性。你看崔章林老漢就變成了另一種性，解放以後他還保持他的黑暗生活而本能的轉入秘密活動，並頑抗取締，經過……樊鳳觀是一個十來歲的純潔的農村女孩，卻在八九年閻日社會的侮辱與摧殘之後，開始改造她時，她竟會想：「我去了，也不給你們紡花織布，看你們怎的個。」多麼頑強的抗拒啊！但是共產黨「治病救人」的偉大精神，終於克服了這些落後的抗拒，終於把他們改造過來；不僅使他們恢復了做人的權利，也恢復了他們作為「人」的勞動的本性，使社會又少了一些寄生者，增加了幾個自由、勞動的公民。

想起翻身先生這些的生活所得到的[illegible]會地步所作的頑強團結的工作之後[illegible]說：「如有天理，我們的事業應該永存。」這是在法西斯統治下感受壓迫的正義的呼聲。我們今天是在取消了法西斯統治的民主解放區，我們進行着偉大的巨大的社會改革的事業；但是我們的敵人並不是不存在，二百萬內戰軍的瘋狂叫來，外國反動派的幫忙，將兇猛的向前和掙扎，這一切為了什麼？還不是要把我們這裏真正實行了民主的改革，解放了農民，發展了生產，提高了文化，以至改造了流氓懶漢，使人民各得其所，社會幸福安寧。……不正是我們作了這些積極中國的黑暗、落後、愚昧、罪惡的工作，以致他們「死不瞑目」的要來「消滅」嗎？

但是人民清楚認識我們進行的事業的正義和偉大，我們不僅有強大的足以保衛我們正義事業的物質力量，我們更有「天理」——人民的真理，我們一定會勝利！

前綫故事

地砲通窟窿
勾子軍坐飛機

在北綫×團開辦爆炸訓練隊中，二排二班受訓回來的四個戰士，在四次戰役中，完成了四次爆炸任務。其中一次是解放朔縣，班長張八帶領爆炸突擊組，繞縣的炮樓，抱着炸藥就往城門洞底下，到敵人發覺，從城牆上打下手榴彈來，炸藥也就響了，把城門上七八寸厚的鐵門，他們開一道城門炸斷，他們第一道城門口，很快跑到第二道城門底下，更多的放了炸藥，將門扇大部炸毀，太扇、鐵片、瓦礫四十多米遠，兩附近聯利的火把，敵人已在城內頑抗，部隊已滾滾的打進城去。

下午打朔縣車站，這裏有兩面敵人，一個已被我軍包圍住了，還有一座水塔。一連了一直向北城門接近，張八和馮禎摸到水塔底下，塔裏的敵人，依仗着鋼骨水泥的堅壁，不住的往下打手榴彈。要解決，必須把塔炸毀。馮禎拽去了的炸藥，將緊壁削去了一層皮，炸烟從水塔的槍孔中鑽進去，塔底放的煤也受了震動，黑烟冒飛，燻的敵人出不上氣來，就趕快在上面掛帽子，繳了槍，共俘五十六名。

×　×　×

在收復左家堡、離城兩次戰鬥中，南錢呂梁工兵隊，成功的使用了十次爆炸。開始兩次，在敵人碉堡的牆上，炸破一個大窟窿，碉堡班長見步兵上去了，高興的對伙伴們說：「走，插窟窿去！」之後，一次比一次巧妙，每次裝十五斤到二十斤鋁末黃色炸藥，將厚六十生的牆壁，炸開一米五至二米錐。最後兩次，在敵執迷不悟的頑抗下，進行了毀滅性的爆炸，裝製將近五十斤鋁末炸藥。「三兩塊，雷管十四個。由教員張德璋直接帶領一段國利、傅孔甲、安仲祿、梁有才等十餘名同志，頭頂棉被，冒着敵人的砲火，接近碉堡點火裝藥，一陣霹靂，將敵經營的四間營房，四分五裂，拋向空中。突擊組的戰士們，不由得拍手叫「好哇！」一股勁衝上前去，捉了五名燒得焦頭爛額的俘虜，此外有兩個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敵人驚恐的互相傳說：「八路軍的地砲，真厲害，用的是燃燒彈。」老百姓見我們去插窟窿，就教着的說：「叫勾子軍坐飛機去！」

（戰鬥報編輯部）

闆礦區小影（二）

有殺人權的「村公所」

靜三區任家村貧農任四海、任自浩等三人，四月初旬到闆頭孤陽村張村去打短割麥。每天都在野外吃飯睡覺，據說怕回到村裏被扣。幾天的野外生活，過得很是不慣，有一天，他們偷偷回到村裏休息。正在吃夜飯時，被該村的「村公所」扣住了。「先審後奏」，村長二話不說，先令他的火伕去用刑，火伕紅上火柱威嚇的說：「鄉起，燙一火柱一條紙燈！」任四海等眼看自己的身體馬下就要遭到火烙，於是求饒的說：「行好的老鄉，我們是老百姓。」同時三人翻盡了腰包趕快遞上了兩千五百元票子：「有來多給些，實在甚也沒有！」殷瘡又揭開扣子讓村長觀光了一下他們的赤肚皮，這總算過去了，但村長又令：「禁閉起來，以後再說。」一連幾天再沒人過問。他們想到自己的生命已到了絕境……！所好老書記同情窮人，背地從窗孔上告他們說：「我們村公所是你們的人殺的殺，送的送，村公所有殺人權柄，這幾天就要你們的命。老鄉你們趕快出來跑住山畔畔回吧！」這樣任四海等才逃回了家中。他們在村裏逢人說話就掉淚：「狗日的頑固軍比日軍還兇惡，咱們一定要齊心保衛邊區，頑固軍回來咱們活不成！」他們對支援前綫工作很熱心。（新華）

偽兵不到，跳井自殺

太原市內自從實行「兵商合一」以來，商店沒生意做，負担又重就關門了，某商店怕將自己學徒當了常備兵就送走了。後人家叫去修碉堡，掌櫃的說沒人，閻方人員即大罵：「你們的人都藏去了？」掌櫃的只好用三百元白洋僱人，怎也僱不到，心中害怕就跳井自殺了。（鄭克明）